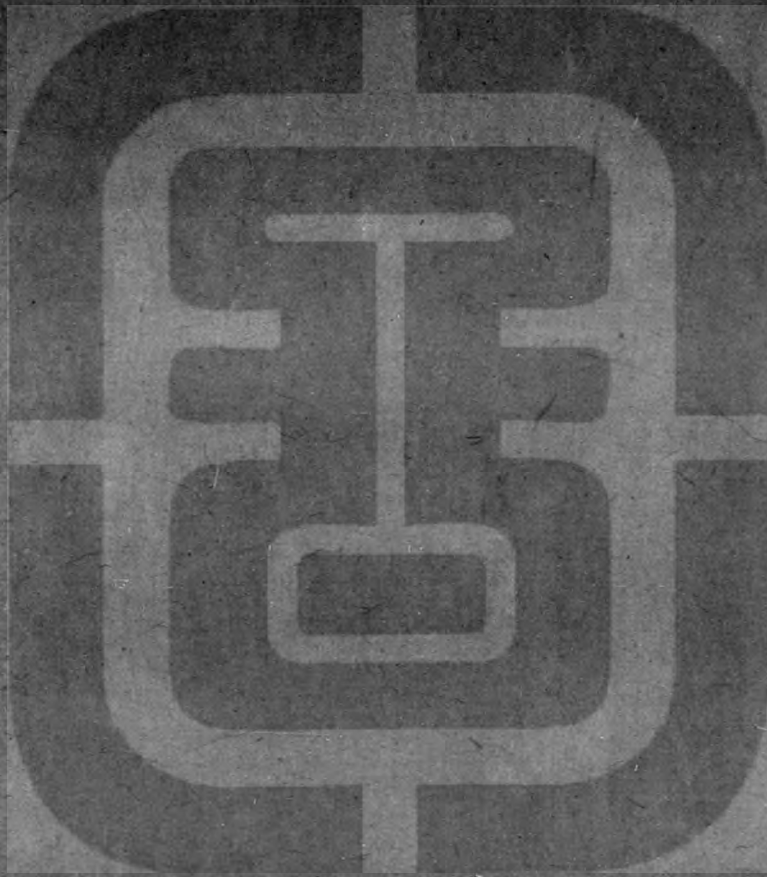


昭
明
文
選
風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形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

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論語曰駮不稱其力稱其德豈不以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國尚威容軍馱

音伏趨迅而已傳玄乘與馬賦曰用之軍馱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

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漢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

四牡有驕毛萇曰驕壯貌趨與驕同並綺驕切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

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

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

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

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 祕寶盈於王府文

駟列乎華廐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禮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

宋人以馬百駟贖華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

元漢舊儀有承華廐

帝心用錫聖阜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子兮簡帝心用

錫見下文司馬彪也 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韓子曰造父御駟

莊子注曰阜擡也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

策制之 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禮曰

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歲老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握也

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春秋曰取之內阜

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糗狀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惻

上仁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

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乃詔陪侍奉延中

東帛而贖之長揚賦曰自上仁所不為也

百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我末臣頑蔽無聞唯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

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

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

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泰階之平可升興

王之軌可接泰階已見上國語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

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而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

牒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授曆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

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誘曰后唐曆錄赤文

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

候日后唐謂堯也應錄已見東京賦赤漢道亨而天驥呈

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

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也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

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魏德赫而

擇馬効質說文曰楛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伊逸倫之

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公孫弘贊曰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

乎司律瑞與吐圖也作天馬歌歌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

躡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精

躡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躡止行人清道也

曜協從靈物咸秩協合也論語撰考識曰尚書曰龜筮協從

又曰咸秩無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頌爾雅曰暨及

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故諱天之有肆險以

稟朔或踰遠而納賁肆險入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

行者必以賁蒼頡篇曰賁禮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

物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摠六服以收

賢掩亡戎而得駿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

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

胤崔駰七依曰服飛虎之中乘騁華駟之駮輪躒虛騰雲

帝誅曰先皇嘉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鈎陳鄭玄毛詩箋曰

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姚嬋於西清鈎陳已見上文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信聖祖之

蕃錫留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徒觀其附筋樹

骨垂稍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

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相馬

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

相逸發峯生若山超據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劉歆遂

馬龍騰以超擿列子秦穆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鈴已見上
現影高鳴將超中折
相馬經曰馬有分馳迥場角壯

永埒曹毗馬射賦曰脩埒垣其平舒別輩越群絢練火練

絕絢練疾貌也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廣雅曰躡

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檜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畧

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

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

電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

枚也三膺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

沫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流跡迴唐畜怒未洩

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歡命駕分背乾心降而微怡

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跡餘足七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

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姤變之態既畢

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躡鑣轡之牽制隘通都

之圈束字林曰踞踏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

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蹠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

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

曰胡馬仰朔雲越為巢南樹又園棊賦曰良馬蹠足輕車

結將使紫燕駢衡綠虵衛轂紫燕蘭池劉勰趙都賦曰良

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織驪接

侯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織驪接

騏齊于李斯上書曰乘織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

母於崑崙墟帝臺於宣嶽林盜驪驂駟之乘匹

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

在崑崙崑崙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

璞曰帝臺神人名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

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
 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墮其步神行而已轍迹復正
 也見下文執躅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
 已見魏都賦然不遠在夏后之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
 子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
 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
 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碯曰
 臣聞愛子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
 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鑿武穆憲文
 曰裴不及解許植淮南子注曰裴束也
 光左氏傳左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
 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馘千里馬者詔曰馘旗在而屬
 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
 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振民隱脩國章小雅
 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脩國章小雅
 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成出家之敗御惕飛鳥之
 隱而除其害常昭曰隱痛也

時衡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
 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
 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案
 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萊陽有鳥鳴輒彎弓射洞
 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輒彎弓射洞肖朕陛下
 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勅上故
 書理馬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
 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
 敬慎防備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
 駕之馬亦在御之而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
 已應劭曰泛覆也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
 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秩祿廩也紅粟已見吳
 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廩也紅粟已見吳
 都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鷦鷯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
 賦服養知仁從老得卒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加弊帷收仆質不棄為埋馬也弊帷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

綽矣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

虎諸神下於時駟駿充階街佳兮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

物乃楚驛填廐而駟駿王逸稟靈月四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

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大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

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倜儻卓異也既剛且淑服

鞿鞿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脩姁以鞿羈兮王逸曰轡之

在口曰鞿絡效足中黃狗驅馳兮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

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願終

惠養陰本枝兮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竟先朝露

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

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札記曰哲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

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

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

白數九故十六年落子毛易黑點二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

七年學舞復七年應郎晝夜十二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

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

千六百年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洲嶼止

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驥也隆鼻短口則少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

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

崑閬皆仙山市日域以廻鶩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

方者也長揚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既遠精舍

舟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目引負吭之纖婉

頓脩趾之洪媵吮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踈疊霜毛

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閔鴻羽扇賦曰瓊澤水鱗瓊亦玉也

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仙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中地

子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

之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去帝鄉

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

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兒歲之將盡

憐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窮于次

記曰仲秋之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

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

滿羣山海賦曰羣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星翻

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有詩曰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

遺漠漢已見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傳休奕雜詩

光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台連軒以

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鳳踰終宛轉而龍躍善飛尚書曰鳥獸踰踰龍躍已見吳

都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摧折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

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離而別赴或將與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翬

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逸翮後

遷延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

塵翺翥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指會規翔臨

岐短步爾雅曰二達謂之岐路也四會已見燕城賦態有遺

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節角矇代力分形獨赴也說文曰逗

止也角猶競也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廣雅曰睽視也衆變繁姿參差游見密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

交橫而衆變繁姿參差游見密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

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雨

既除而色愈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

神也魂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

濟而龍與蟻同矣自持自整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

持也神女賦曰頽薄怒而自持赫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巾拂兩停九

劍雙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云

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雖邠鄆其敢倫豈陽

阿之能擬漢書有邠鄆鼓負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

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不忍久生乃殺之
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豈我不忍久生乃殺之
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柳金鼎玉盃銀樽
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
女與鶴俱入墓門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因塞之以遂死
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
隨飛適荒裔雙翮浸長風須臾萬里遊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曹緒也高陽氏也
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氏中葉之
顯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炳靈 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孔子曰虎故曰炳靈漢書班
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

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曰昔在中葉 颯颯風而蟬
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颯颯風而蟬
蛻兮 椎朔野以颺聲 曹大家曰颯颯風也南風曰颯颯風朔
如蟬蛻之剖後為椎桀揚其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
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
后時以財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晉灼曰皇漢
椎北邊 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
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
曰鴻漸于陸其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謹 應劭曰
羽可用為儀吉 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
憂行也 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 考能自保已
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
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
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
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

其必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

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

也一答孤蒙之眇眇兮將地義絕而罔階曹大家曰蒙童蒙

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特毀絕豈余身之足殉兮遠世業

之可懷項成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遠或作

不替靖憇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弥遠曹大家曰言已安

先人之功跡日月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

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魂

堯堯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仁之晝所思

也接夢登山而迥眺兮覲幽人之髣髴項成曰覲見也張晏

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勿

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助聾聵又音忽昕寤而仰思兮

心矇矇猶未察曹大家曰物昕晨且明也言已且黃神貌

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遠也言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魏

其遺識文以膏臆為對也淮南曰乘高而選神兮道遐通

而不迷曹大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葛藟繫於椶木兮

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祗敬也大

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烟

成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烟明也蓋孟晉以迨群兮辰倏

忽其不再過也言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追及也倏

忽將復過去楚辭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栢而且俟曹大

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栢而且俟曹大

靈神靈也虛徐孤疑也竚也盤栢不進也俟惟天地之

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栢不利居貞惟天地之

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

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

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

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上聖迂

而後校兮豈群黎之所禦曹大家曰迂觸也禦止也言上

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曰寤爲迂也

毛詩曰羣昔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爲寇而喪予公羊傳

黎百姓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

得反曰叔武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

今使還國也衛管寧兮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讎謂桓

侯使還國也衛管寧兮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讎謂桓

氏傳曰呂却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變化故而相詭

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

子孰云預其終始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

先賞兮子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

見諸將往天子所封皆故人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禘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

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

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

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

爲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

公曰兩賢豈相阮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城丁公謁見

漢王漢王曰丁公粟取弔于道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

爲臣不忠遂斬之粟取弔于道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

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栗姬男爲太子栗姬妬而廢太

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爲婕

好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子叛迴宄其若

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禍福相反韓詩曰謀迴邪也宄僻也

子父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

人皆吊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

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鷓冠子曰禍乎

乎福所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脩裸傳而內逼曹大家曰

氣也裸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

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幸

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幸

中龖為庶幾兮頽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頽頽中

覆和庶幾聖賢然州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

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

疾牛有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也謂孔子為避人

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

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安恬恬而

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恬恬而

不脆肥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滔滔亂貌脆避也言

世之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師之門無救

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

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覆國行行朝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盜與亂曰子路得免

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無義焉盜

氣發於根抵帝兮柯葉彙謂而零茂帝昭曰抵本也應劭

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恐魍魎之

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責景方羌未得其女已

應劭曰諸子以類舟季路逢定

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周兩貴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

而子之責景未得其言也莊子曰周兩問景曰吾有待而然

今子止暴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

者也郭象為周兩司馬鹿黎淳耀于高辛方羊

南記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于孫故楚彊

氏大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

先相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羸取威於伯儀方姜本支乎

三趾應劭曰羸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

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既仁得其信然方仰天路而同軌

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方仰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東鄰雲而

仁而得仁也馮衍頭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

殲仁方王合位乎三五謂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及也

曰伶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在此維

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

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

古文選卷十四

十四

十四

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子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震

晉公子及齊相公妻之天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違之震

鱗祭縹于夏庭方匣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虫之

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一龍止於夏庭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祭在積

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廢而觀之祭流于庭化

為玄龜童妾而遺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枚之奔

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如幽王驪山下立

褒如為后麻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立

羽化于宣宮方彌五辟而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

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无后時始為太子

如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无帝也成帝也

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道脩長而世短方復冥然而不周

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曹大家曰復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

冥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胥仍物而鬼詼侯方乃窮宙而達幽也詼謀也易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日宙聖人須媯巢姜於孺筮子

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子

旦筮祀于契龜應劭曰媯小也音義曰筮數也祀年也左

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

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

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

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

曹興敗於下夢方魯衛名謚於銘謠也曹大家曰宣周宣王

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

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

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成之世童謠有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

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

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為有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子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也為靈父矣夫妣聆

而効代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姓叔向母石叔向

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

母也應劭曰刻其必城羊舌氏本或為効項岱曰舉罪曰

効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鐵

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道

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道

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成

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

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

一槩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

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生又曰道法自然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

故為徵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幹流遷其

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

故有遭遇禍相及也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或

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鷹鷹子盈書賢而覆鷹鷹惡而

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通廣大雖

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

先亡對曰欒氏乎鷹快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

也欒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洞參差其絲

而鷹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

錯兮斯衆兆之所惑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

楚辭曰衆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

兆之所哈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

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

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碎莊周曰

牛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抗爽言以矯情兮信

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畏犧而忌鵬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

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所貴聖人至論兮

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

而失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子曰富與貴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守孔約而不貳兮乃韜德

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輜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三仁殊於一致兮

夷惠舛而齊聲項成曰柳下惠以不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

遊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孔子曰殺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與謂柳木偃息以蕃魏子申重蘭以存荆木

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之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本偃息以安魏也

淮南子曰申包胥重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馬誘

戰國策注曰重蘭累胎紀焚躬以衛上子皓願志而弗傾

也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問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

王得與數十騎出適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

殺信項成曰皓四皓也顯養也漢書東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

家曰侯侯也項成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通必

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

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觀天網之紘

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天網之紘

覆兮實集謀而相訓曹大家曰乘輔也統誠也相助也訊

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謨先聖之大

書曰天威斐忱謹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為順謨先聖之大

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所助也

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所助也

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所助也

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所助也

孔子曰天所助信也人助信也孔子曰德不虞韶美而

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繁韶九成鳳來儀論語

素文信節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

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精

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與也

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

其指誠則通於神靈感養流騁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曹大家曰騁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獲王自射之則搏矢

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獲樹號矣流

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在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爲非

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精識其為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識操末伎

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

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登孔吳而上下兮縉羣

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龍之所經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

經賢者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

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矣若胤彭

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聞大道而夕死可矣若胤彭

而借老兮許來哲而通情之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借老聘

已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亂曰天造草昧

立性命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復

心弘道惟聖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

地之心乎孔子曰人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

能弘道非道私人

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家

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舍生取誼
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亦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憂傷
天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天於物皓爾太素曷
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
渝變之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太素不染神色不
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玄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
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

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說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來從玄謀據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門愚以為疑辭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遠

訓教也彌終也遠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匪仁里其為宅兮匪義迹其為追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

潛服膺以永覲兮緜日月而不棄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

靖與靚同字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脩善也貞節善也

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

其如結

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搏搏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結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

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

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

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

縹縹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亭又曰扈江

美縠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

縠然則縹者緊囊之縠也說文曰縠網中繩縠音縠

時之攸珍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

聞

奮動也

幽獨守此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

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帝曰明明揚幸二八之選

虞兮嘉傳說之生啟也武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季孫行父

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信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叔豹李狸言此八人忠肅恭懿信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尚庶幾也良善也恫痛也言我後時將無

及也恫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

遺何孤行之煢煢兮予不羣而介立

楚辭曰既惇感鷩鷩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

獨而不羣

善曰鷩鷩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鷩鳥廣雅曰鷩屬也

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偽之冒貞

也冒覆也

且獲讀于群

弟兮啓金滕而後信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

獲天大雷電以風王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代覽蒸民之

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謬卜乃信周公代覽蒸民之

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

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為邪辟此言無遺為法增煩毒

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

以迷惑兮嗟孰可為言已

善曰楚辭曰獨便憤而舒情又曰中替亂兮迷

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

亂貌善曰宋玉笛賦

曰武毅發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

也竭盡執彫虎

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趾

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

惟象之末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

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

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貼臨也焦

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

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

力焦原以喻義言已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

下貼危若夫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安天庶斯奉

以周旋于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

已不亦俗遷喻而事化于泯規矩之負方遷移也喻變也

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寶蕭艾於重笥于謂蕙芷之

不香蕭艾草名也蕙芷香草也禮記曰簞笥問人者並盛

字相似片西施而弗御于繫驪裏以服箱片却也西施越

也繫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片於此

宮于漢書音義應劭曰駮裏古之駿馬也赤尋玄身日行

以服箱馬中立切今賦作繫字可行頗僻而獲志于循法度

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惟天地之無窮于何遭遇

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不抑操而苟容于

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

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欲巧笑以干媚于非余心之所

嘗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處襲温恭之黻衣于被禮

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辨貞亮以為鞶

于雜伎藝以為珩才辨交織也鞶所以帶珩也手伎曰伎體

鞶覆衣大中也从巾聲中般聲或以為首飾字林曰鞶帶也禮

記四男鞶革鄭玄曰鞶小囊盛悅中者說文曰珩听行也

從珩上聲字林曰珩珩玉所以節行大戴禮曰珩音義同昭綵

藻與瑀瑀于璜聲遠而彌長綵文綠也藻華藻也字林曰

連結於纆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棲遲以恣欲于

曰古者君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淹棲遲以恣欲于

耀靈忽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西征廣雅曰朱明曜

靈東君恃已知而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鷓鴣鳥名也楚

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草焉

止服虔曰鷓鴣一名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

道白露之為霜說文曰道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

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郭時豐豐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

伉咨姤媾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儻也咨嗟也媾誰也伉

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美韓衆之流得一又曰

寧溘死以流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

漸冉而不自知兮又心猶豫而狐疑兮即收趾而臚情就

也岐山名也臚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

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臚力於

切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曰飛遁無名

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

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綴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

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著百

莖而一根劉向曰著百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

至三為民良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

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衆山而日遠又曰聊

揚聲故曰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崇高也岳五岳

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為乾乾為

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

焉故曰冰折而即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於崇岳折不可

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於崇岳折不可

經營故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

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峻巖世路可知誰言其路勗自

強而不息兮蹈玉塔之嶢崢玉階也乾為天兌為澤

猶恋玉階不思去言尚欲進忠賢勗丑術切善曰周懼筮

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

東龜甲屬善曰爾雅曰龜左睨不煩郭璞曰行顯左睨也

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卜審鄭玄周札注曰東龜青說文

祥也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

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繇辭也毛詩遊塵外而警天兮據真

翳而哀鳴警裁見也善曰莊子曰彷徨塵外而警天兮據真

兮我脩絜以益榮競逐也善曰鵬鷲惡鳥喻小人也楚

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婪力含切子

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

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

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

飛集于戶鴻之戾止第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

史氏史豹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

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

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于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居之

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道為天下有始

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為天下有始

曰母也韓子解老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裝倣始也

周易曰同人旦余休於清涼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

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清涼兮晞余髮於朝陽

物谷夕晞余身乎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芝也說文曰漱湯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

石菌石芝也蒼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

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走音奏過少皞之窮野兮

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

有該為葶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也世

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

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之神山傳何道真之溥粹

兮去穢累而飄輕幽不澆賦曰溥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

除穢累而反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善曰

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瀛洲海中神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

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

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平地九千里五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

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為三番

於飲沆瀣辭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憑依也遐

也善曰傳毅七傲曰仰歸雲憩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賜谷上有扶桑十洲記

兩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飲青岑之玉醴兮

餐沆瀣以為糧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糧

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飡六氣而飲

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夏食沆瀣北方夜

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昔日夢至木禾今親

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高萬仞上有木禾其穗長五尋

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

大五園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朝

月熟得中和故曰木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

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乎稽山陽谷出嘉羣神之執玉子

疾防風之食言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曠會稽獲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帝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

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遠命後至故禹殺之陳

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

曰朕不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尚書曰重華協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哀二妃之未從

兮顧續處彼湘濱禮記曰舜之妻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

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妃也夫海經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

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潛也山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

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澶吾道兮洞庭風兮

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離騷曰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王版曰

開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

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流目

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江湘遂號為湘夫人也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

地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

頭圖矣善曰馮顯志賦序曰游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

傳昭為十九年顛項氏有子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

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愁鬱鬱以慕遠兮越邛州而遊遨

邛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邛州其躋日中于

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邛五郎切躋日中于

昆吾兮懋炎火之所陶鄭玄曰躋外也善曰淮南子曰日

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憇息也山海經曰西揚芒燥而絳天

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丘

兮水注汙而涌濤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

雅曰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標風熾也注汙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

冀州箴曰冀土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翕熾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南至委火炎風

之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孫乃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也

乃的切楚辭曰心鬱悒余侘傺顓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

際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為勞顓羈旅而無友顓苦骨切羈顧

留茲顓獨也羈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顧

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孔子曰少昊位也善曰家語

行少嬉配金說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尚書曰

文曰嬉樂也右秉白麾謂麾幢曲蓋者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

承旗翼其躔建木於廣都兮擬若華而躊躇躔息也撫拾也

曰方言曰日建為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

在東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

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直於切超軒轅於西海

豫也方言曰擬取也躊直由切踳直於切

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

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

居在北狀如鯉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汪氏國在西海

外此國是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

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涿山神西望

日之所入其氣負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

虎身右欵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楚欵輕舉貌善曰

手執鉞又曰吸精粹而吐氣濁漢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

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吐氣濁漢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

行乎中野漢書音義常昭曰蹶躅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

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亂弱水之潏潏兮逗華陰之

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亂弱水之潏潏兮逗華陰之

湍渚爾雅曰絕流也乱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乱于河

湍渚爾雅曰絕流也乱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乱于河

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鴻毛字林曰濕溪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津兮擢龍舟以濟子號呼也書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

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馮夷

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切會帝軒之未歸兮

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歸也應劭曰在

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維授曆楚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

睢之戒女四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

如蓀郭璞注曰說者云蓀木名也毛萇詩黃靈詹而訪命

兮糝天道其烏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曰近信而遠疑

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

也九交道曰達覆審也疇誰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也

也廣雅曰噬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也也殮令蜀王名

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

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

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

命其不聊聊昭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

司命無柰之何聊之曳錄者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

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

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

中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

王獨幸竇姬生景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

帝後立為皇后法駕迎后干莽第及莽即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

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

法駕迎后干莽第及莽即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

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常昭尉尨眉而郎潛弓逮三葉

而遣武尉官名也尨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頽駟不知何

皓髮上問曰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

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董弱冠而司袞弓設王

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袞弓設王

隧而弗處自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

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

請隧杜預曰掘地通夫吉凶之相仍弓恒反仄而靡所因

路曰隧王葬禮也夫吉凶之相仍弓恒反仄而靡所因

常也恒穆屈天以悅牛弓豎亂叔而幽主傳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

目而猴塚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瞻其待無之後穆

子還過庚宗婦人獻態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

能捧雉而從我矣而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曰牛

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叔孫覆器空而選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餓而死文斷祛而

忌伯弓闞謁賊而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

其祛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冀為畏逼悔納公謀作亂

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郟之謀告公常

昭曰寺人掌內人祛通人闞於好惡弓豈昏惑而能剖剖

袂也勃鞞字伯楚也通人闞於好惡弓豈昏惑而能剖剖

明羸適識而戒胡弓備諸外而發內也蒼頡篇識書河洛書

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海地遂築長城

以為塞三十八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

無復言死事病甚乃憊書賜扶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

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

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賜

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扶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

王諸子而獨賜扶蘇書扶蘇即位為皇帝太子無尺寸之

他胡亥曰為將柰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踈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扶蘇曰朕迷天下禱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為日夜怨望不得為人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扶蘇為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犢者家貧夫婦夜田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且萬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姓生子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曰孕神志也善曰見鬼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慎者夫梓慎竈者鄭大夫禰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尅尅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禰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大若我用瑾竿玉瓚讓之猶必不火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大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為知天道遠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禰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在於水火亦有妄為言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割刃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子北地名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族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音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孽矣無此鬼固嘗聞之矣明日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知感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高誘曰誚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常昭曰誚北使切爾雅曰物地中為事親所睥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

信疑視也也母緜孽以倖已兮思百憂以自疹母勿也也緜孽

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彼天監之孔明兮用裴忱而祐

仁監視也也孔甚也裴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湯益體以

禱祈兮蒙虎禱以拯民湯帝乙也蠲潔也拯濟也善曰淮

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可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髮及自

曰湯尅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禱牲用祈

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虎大也禱福也祈或

非也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景謚也慮謀也熒

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常曰相寡人之股肱豈

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乎曰可移於

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

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

二十一年當更壽魏顛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善曰左氏

武子有變安武子有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

殉及卒顛嫁之及輔氏之後顛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

躡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

五年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顛所以敗秦師者

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顛所以敗秦師者

子武子疾病命顛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顛

曰必殺以為殉葬及武子卒顛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

師之情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顛領兵拒秦

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咎繇邁

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城善

曰帝禹封臯陶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

之後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

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

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

以喻臯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有無言而不酬兮

又何往而不復必復返也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

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蓋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

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

尚書傳曰蓄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塊惓惓而無儔傳匹

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惓惓逼區中之隘

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編也善曰

宿順極兮彷徨列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沍而不流

積冰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水所積名

預固陰沍寒杜寒風凄其未至兮拂雲岫之懸

也爾雅曰穹大也毛詩傳曰騷動也善曰玄武縮于殼中

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舍孽

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也善曰矜坐大陰

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

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廡古字怨高陽之相

寓兮曲顙頊而宅幽高陽帝顙頊也相視也寓居也曲小

之孫昌意之子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庸織路於四

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倮去鳳切

喬兮斯與彼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焱火鬱邑無聊北至積

勞也織曰締善曰言涉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

路東西有似於織也

文選卷十五

善曰楚辭曰蹕路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閭風而縹馬王逸曰

縹繫也楚辭曰蹕路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閭風而縹馬王逸曰

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

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

顓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

山缺壞迺焱瀟其媵我兮驚翩飄而不禁

蕭善曰爾雅曰風飄謂也越谷嚙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砾砾

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

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相子穿井獲如土岳中有羊焉

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墳羊也

丘聞木石之性變周雨水之性龍罔象土之性墳羊唐固

云墳羊唯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追

井生鑽羊廣雅曰羊土神餘火含切嚙火加切砾音林追

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

曰鏡地底於上回楚辭曰

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出石密之閭野兮不識蹊之

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

石密疑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辭曰日安不到

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首蛇身而赤身長千里

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是燭九陰

是謂燭陰郭璞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曰即燭龍也

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

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

陽帝乃戮之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聘王母於銀臺兮羞

鴉化為大鶚郭璞曰鴉音丕鶚音愕聘王母於銀臺兮羞

玉芝以療飢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所居蓋進也療愈

為官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

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

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之

行遲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也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兀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屬郭璞曰載大華之玉女子召洛浦之宓妃

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咸姣麗以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于伊浦

蟲媚兮增嫵眼而蛾眉善曰楚辭曰姣好也廣雅曰嫵好也舒

諛婧之纖罽兮揚雜錯之袿微諛謂之細罽善曰方言曰

謂之上服謂之袿青絳為之緣袿古搆切爾雅曰婧妍婧也財

音精切一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離善曰神女賦

賦曰朱脣的其若丹上林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珠也琨璧也琛質也縞今之香纓玄黃玉石之色善曰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

兮志浩蕩而不嘉黃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雙材悲

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脩身廣觀善

惡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烟煴和貌葩華也善曰周易

曰網緼元氣也毛萇詩傳曰卉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鳴

鶴交頸鳴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處子懷春精魂回

移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如何淑明忘我實

多淑善也淑明謂衡也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

何忘我將吞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

爾之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魏魏高貌紫

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伏靈龜以負

坻兮巨螭龍之飛梁蛟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登閣

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林閩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

記曰崑崙北角曰閩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

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屑白

水以為漿屑白也善曰瑞藥也說文曰

也毛萇詩傳曰猴食也又曰元符曰言我也善

源也藥而髓抨巫咸作古夢兮乃貞吉之

夢木禾今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

要之玉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抨普耕切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秀善曰言已有令德類

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類

曰惟爾令德孝恭

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禾乎高

誘曰禾穗向根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也廬美

居也善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且也戒庶僚以風會兮僉供

職而並迓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迓迎也言戒誓令威

傳曰僉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擘其照夜聲豐隆雷公也軒

也列缺電也擘光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師

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謂暴雨也雲師以

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輿爾雅曰王謂之環轡

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為凍雨楚轡瑀與而樹葩兮擾應龍

雷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

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黶徒感切

善曰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雨注曰今

以服路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輿爾雅曰王謂之環轡

善曰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雨注曰今

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黶徒感切

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

雷曰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雨注曰今

以服路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輿爾雅曰王謂之環轡

善曰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雨注曰今

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黶徒感切

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

雷曰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雨注曰今

以服路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輿爾雅曰王謂之環轡

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百神森其備從

也騎羅而星布辭曰百神屬其備降振余袂而就車

脩劍揭以低昂貌冠岳岳其映蓋兮珮絺纒以輝煌纒

盛貌岳岳冠貌輝煌珮光貌善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

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

又曰駕八龍之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旌羽旄

字旄旄氣氣為旄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氛蜺以為旄

西靡高唐賦曰撫軫軼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貌善曰

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滄沸其若湯軫音零軼之氏切勺

市灼切美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貌美慕也赫戲盛

舊故而不忘新愚以為當去已之迷故而不忘謂不忘善曰言已

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已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善曰言已

楚辭曰赫戲兮左青瑊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正青瑊青文

皇之赫戲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前長離使

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善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

後商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

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

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澳忍而為

清函舍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

伯也楚辭曰洪切澳忍濁之流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譽

遐兮浮螻蟻而上征濫兮甘泉賦曰騰青霄而軼浮景又

曰浮蟻蠟而撒天淮南子曰蟻蠟墮而雨春紛翼翼以徐

矣兮焱回回其揚靈炎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

皇炎炎其揚靈王叫帝閣使闢扉兮觀天皇于瓊宮

逸曰揚其光靈也非宮門闔也觀見也天皇帝也善曰楚

王門也闔開也非宮門闔也觀見也天皇帝也善曰楚

辭曰吾令帝閣開闔兮揚雄其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閣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信也洩洩也廣樂樂名也展

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

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之其樂也洩考治

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也善曰律均長承天助以五均

均者亦律調五声之均也宋均曰均長承天助以五均

律五惟般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

也哀又繼之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建始也素

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

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

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靖

也迨及也廣雅曰翔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出紫宮之肅

肅兮集太微之閭閻一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

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池環衛十二星潘臣皆曰紫宮

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

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材曰閭高貌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騎一曰天駟

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

芒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上為天苑曰彎威弧之拔刺

兮射嶠冢之封狼揚雄引也威孤星名也拔刺彎弓貌善曰

也河圖曰嶠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刺不正

也力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壘也北落星名也壘中壘

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礴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軍西為

者荷也乘夫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汎汎天津也汎

均曰五潢天津之别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倚招搖攝

提以低徊刻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網繆適皇二紀日月也

攝提星名形似車札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曰杓瑞

而嚴正網繆連縣也適皇往來貌也偃蹇天矯婉以連卷

兮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為婉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

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爛漫麗

靡貌以迭過貌分布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散貌

斫磔兮弄狂電之淫裔驚雷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

賦曰淫裔踰雍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皆天之名

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度雍鴻孽萌宋均曰雍鴻未

辭曰颯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

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宋玉大言賦曰長據開陽

而頰砥兮臨舊鄉之暗藹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

善曰毛詩曰勞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也善曰

韓詩曰眷眷懷顧雖遊娛以愉樂兮豈愁慕之可懷楚辭曰

毛詩曰屢顧爾僕雖遊娛以愉樂兮豈愁慕之可懷楚辭曰

而愉樂兮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也閭闔天門

善曰楚辭曰倚閭闔而望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其

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綾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

俱焱必雲菲菲兮繞余輪風耿耿兮震余旃楚辭曰雲菲

取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旃爾雅曰錯鳥隼為旃此謂續連

合剥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載鴻及鳴鳶也續連

翻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問蒼頡篇曰眩眩目視不明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疇

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耿以淫放修初服之娑娑兮長

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文章矣以祭爛兮美

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周禮曰六

御書數毛詩結興籍而為器兮啟儒墨以為禽聖道之書

也休彼平林結興籍而為器兮啟儒墨以為禽聖道之書

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玩陰陽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善曰歐音驅墨墨家流也毛詩曰

大姒嗣嘉曾氏之歸耕兮慕陔阪之嶽峯耕者曾子之歸

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春然念二親年衰養之

不備於足援琴鼓之曰歔歔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

在公楚辭曰夕惕若厲以省儆兮懼余身之未勅勅整也

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荀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

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

知小雅曰小愧為惡女六切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不出戶而知

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不出戶而知

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系繫也言

人以已身知人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系曰系繫也言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俟河

之清秣懷憂善曰左氏傳子駟曰逸詩也言人壽促

而河清遲也京房易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善曰楚辭曰遠渡世以忘歸六區上下超踰騰躍絕世俗

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

升栢舟悄悄卷不飛栢舟詩篇名也注溫怒也悄悄憂貌

如自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

喬高踞孰能離松赤松子喬附也結精遠遊使心攜携離也善

願輕舉而遠游公羊傳曰携携去也善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

其妻子曰離曰携猶提持也竭去也善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

耕求自踈獲我所求夫何思也夫復

歸田賦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

張平子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

未期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

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

嘉應河清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

平致之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學史記曰蔡澤燕人遊

所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得鼻戴有魁順感類吾聞聖人

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

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

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腰揖讓人生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秦相說

入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說

不得志於心也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諒信也微

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靈原既放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王

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樂漁父歌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

也樂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世務紛屬以喻塵埃莊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禮曰今月吉日原隰鬱鬱茂百

草滋榮王睢鼓翼鷦鷯哀鳴雅曰倉庚黃鸝也鷦鷯音利

交頸頡頏翳嬰嬰頡頏飛而下曰頡頏爾雅曰關關鸛鳴音

聲和也釋訓曰丁丁鸛鳴也於焉逍遙聊以娛情毛詩曰

逍遙雅曰逍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立言已從容吟嘯類

苞曰孤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

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生

矢而斃貪餌吞鈎觸矢射也吞鈎釣也楚

懸淵沈之魴魚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鈎引盈

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線連雙鷁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鈎于

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魴鮪也字指曰鮪魴屬

時矚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盤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感老氏之遺誠將廻

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

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十三

坐蓬廬之中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樂

巖石之下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

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

絃有五者象五行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

周周公孔子也荀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箋曰模法也莫奴切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班固漢書賈鄒述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

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

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

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書巧故

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城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京賦曰有巧者之理拙固宜然西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

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

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通深不則必

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

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

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僕少竊鄉曲

之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

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臧榮緒晉書曰賈

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

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

言曰命孝經曰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

則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皇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

祖禮記曰為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

也尚書郎廷尉平臧榮緒晉書曰岳既宰二邑勤於政績

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岳既宰二邑勤於政績

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之際諒闇今謂凶

廬裏寒涼諒闇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臧榮緒晉

為大傅輔政高選史佐引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羊

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義如淳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

者須吏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

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

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

知天命始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

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

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

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

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

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傳覽古今者

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曰多藝稱多則吾豈敢言

拙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

又在官百工惟時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俊方今俊

工是言皆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

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

登曰余羸老矣王隱書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

書曰岳母寒以數成焉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

箒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論語子

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為習儀以亟方言曰箒竹器也容斗

論語子曰噫斗箒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箒竹器也容斗

二升表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於是覽止足之分度浮雲

大夫焉能久處斗箒之役乎

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

於耳目終身無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築室種

貴於我如浮雲班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樹道遙自得衣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

道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池沼足以漁釣春稅

原憲衣弊衣冠術然有自得之志

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蔬以供朝夕之膳

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酪酪以俟

賣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

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酪賣也古護切

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伺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

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

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

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論語或謂孔子曰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

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施行也政

道即與為政同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為韓詩序

曰歌其事聲類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

立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素素王之法

九丘七國之成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

之文也上林賦曰翔而騁乎書雖吾頽之云厚猶內媿於蜜

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乎書雖吾頽之云厚猶內媿於蜜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又曰居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

而懷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

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揚全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

洛之涘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

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

士下士陪京沂伊面郊後市京賦注曰沂向也揚全期洛

几五等陪京沂伊面郊後市京賦注曰沂向也揚全期洛

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

注曰面朝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

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素

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

三墳五典八素素王之法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法

管子曰巧者有於

揚全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禮記王制祿爵公侯

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

京賦注曰沂向也揚全期洛

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

注曰面朝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

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

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

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

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

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立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素素王之法

九丘七國之成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

之文也上林賦曰翔而騁乎書雖吾頽之云厚猶內媿於蜜

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乎書雖吾頽之云厚猶內媿於蜜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又曰居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

而懷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

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揚全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

洛之涘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

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

士下士陪京沂伊面郊後市京賦注曰沂向也揚全期洛

几五等陪京沂伊面郊後市京賦注曰沂向也揚全期洛

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

注曰面朝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

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

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

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
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
曰連弩三十黍共一臂然黍弩弓也李奇曰黍弓也字林
曰黍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
誤也礮石雷駭激矢蚩飛礮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
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
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蚩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蚩飛箭名也
之飛蚩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鍊長六尺謂以先啓行耀
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
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廱
清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媿武
所徒三輔黃圖大司旋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
賦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環林縈映圓海廻淵圖曰明
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清池自周竹
木自環廱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礼樂宣教化辟
者象璧圓以詩云廱名擁之以水象教化聿追孝以嚴父
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

宗文考以配天

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
追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祗聖敬以明順養

更老以崇年

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
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若乃

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

背冬涉春陰謝陽施

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
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天子有事于柴

燎以郊祖而展義左氏傳曰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
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

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裡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實生體為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嘗而郊稷

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

不巡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之
帝所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祭筦獨斷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

吹服也杜預曰偃曰童謔云初服振振音真服度曰初服黑

氏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

竹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煌煌乎隱隱乎蒼頡篇

也光明也沈沈隱隱一煌煌音義同茲禮容之壯觀而王

制之巨麗也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

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麗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

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右延國冑左納良

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在國

祁生徒濟濟儒術安華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

望術進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子貢

以文德蓋入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善為師蔡邕勸學篇

升堂七十餘人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尊論語叔武叔曰吾亦

故髦士投

紱名王懷璽言棄紱藏璽咸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

西京賦曰訓若風行應如草靡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此里仁所以為美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

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術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

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

此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爰定我居築室穿池築室百

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

為遊鱗澆澆函舊敷披澆澆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澗竹

木翁鵲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裨之柿廣志曰

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

空得之裨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林苑有弱枝棗

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

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

代所希有靡不畢殖倉頡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

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

域西京雜記曰張掖有上林苑有胡桃出西石榴蒲陶之珍嘉落

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榴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實貌蔓衍

為貳師將軍伐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

大苑得滿陶李棣山櫻

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榮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

齊耳旨萋萋芬芳毛詩曰董荼如飴毛萋曰董菜也居隱

香菜也相惟襄荷依陰時糴向陽似薑宜陰翳地依陰而

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

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

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情

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

春廣雅曰熙熾也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大夫

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

公贊曰傳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

至庶人通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十體以行和藥

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宣也郭璞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病

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

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

陸摘紫房水挂頰鯉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

傳曰頰或宴于林或楔于汜史記曰武帝楔霸上續漢書

赤也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楔者繫也仲春

之時於水被除故事取於清絮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

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凡

雅曰水決復入曰汜御史釋弟燕令

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

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

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

之羊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壽觴舉慈顏和賦

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孔壽觴舉慈顏和賦

曰嚴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浮君廣雅曰承不仁舉大白

而怡懌曰陳平厚具樂飲大尉風俗通曰絲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蓬萊而駢羅頓足起人生安樂孰知其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印頓足起人生安樂孰知其

舞傳武仲儻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人生安樂孰知其

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退求已而自

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已奉周任之格

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已奉周任之格

亦可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仰衆妙而

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

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

優游自安止言
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

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

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

祭祝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章氏女文君既奔

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印賣酒舍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

也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

說文曰陳皇后復得親幸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

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

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惟心也

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
說文曰陳皇后復得親幸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
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
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惟心也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

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

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

祭祝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章氏女文君既奔

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印賣酒舍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

也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

說文曰陳皇后復得親幸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

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

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惟心也

切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也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

爾音無金玉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離宮

即長門宮也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手幸臨薄具看

親也記曰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颺颺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

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憚在心之貌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楚辭曰

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浮雲鬱而四

塞兮天窈窈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窈雷

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詩曰似君之車音也毛飄風

廻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楚辭曰裳檐檐以含桂樹交

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閭酷烈閭閭香氣孔雀集而相存

兮玄後嘯而長吟說文曰存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

而北南魯效也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

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成切管子曰邪下蘭臺而周覽兮步

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

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間徒倚於東廂

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頃也謂下蘭

也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嘈呖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

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為鋪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

以為梁木蘭似桂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

丰茸衆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施瑰木

之樽檣号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樽檣拱也言以瑰音之木

說文曰樽檣柱上折也方言曰樽檣委積參差以承虛梁

將將楚辭曰時彷彿而不見心腸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

炫以相曜号爛耀耀而成光堦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

綴錯石之瓠甃号象璆瑀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

石令之密綴以為瓠甃采色間雜象璆瑀之文章也張羅

綺之幔帷号垂楚組之連網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纁組

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撫柱楫以從容号覽曲臺之央

央爾雅曰捐謂之梁三輔黃圖曰白鶴噉以哀號号孤雌

踣於枯楊廣雅曰日黃昏而望絕号帳獨託於空堂

望恨懸明月以自照号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憇容援雅

琴以變調号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

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案流徵以却轉号聲幼妙而

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要貫歷覽其中操号意慷慨而自印

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

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

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左

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五郎切

右悲而垂淚号涕流而從橫流離涕垂貌舒自悒而增歛

号蹠履起而彷徨蒼頡篇曰歛泣餘聲也楚辭曰憇悽增歛

躡跟為跣挂趾為躡說文曰躡躡也一曰躡躡屬揄長袂

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廣雅曰頽懷也言牀搏芬若以為枕

兮席荃蘭而蓋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與君

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

想思見之廷而南行王逸曰廷廷惶遽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往切楚辭曰魂廷廷

精光楚辭曰目眇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

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望中庭之藹

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始降夜曼曼其若

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

漫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

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

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猶動

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

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然荒欲明貌亭亭遠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貌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

安字仲梯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然

嵇志遠而疎吕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吕

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交善康有潛避之志不能

被褐懷寶矜才而止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

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鍾會有寵太祖

遂從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閔而歎云太祖惡

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

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問而造之乘肥衣輕賈從如雲康

方箕踞而鏹會至不為礼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吕昭子巽

交弟安親善會巽媼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

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

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

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易王肅周

哀之說文曰法刑也

綜理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事也

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何以琴來不兄曰已

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

康別傳臨終曰表左崑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

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文晉紀曰康刑於東市

顧曰影撥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琴而彈

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

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舊居

城隅

跡兮靡窮卷之空廬

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薿薿

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亦雅聲曰我好夢惟古昔以懷今兮心

秀潮兮黍米矚矚彼狡僮兮不我好惟古昔以懷今兮心

徘徊以躊躇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懷棟宇存而弗毀兮

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棟桷其器

也往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

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

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

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切者欲西入秦辭

也故斯將說秦王吞天下以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

一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

屬中郎令趙高被治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

之君何可為託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

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

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斯出獄與其子三川守由俱執願

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

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

於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舒

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

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聽鳴

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

戴逵賦一首并序

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授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駕言其將邁兮遂授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廣雅曰將欲

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蕭賦曰其妙聲則清淨馱停

昔陸士衡為牙門將軍吳平大傳揚駁辟機為祭

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大

逝者謂差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
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

也時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

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

密友亦不半在

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

知矣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虛而警立

嗟人生之短期孰

長年之能執

時飄忽其不再老

對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其不再楚辭曰白日將暮也

楚辭曰嗷正陽而含朝霞

音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

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

而日度

行暮

雅曰冉冉進也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

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經終古

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日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

譬旨及之在條怕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

撮木槿樹木槿郭璞注曰別一名似李樹棗朝生夕隕可

食或呼為日及曰王蒸潘左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

槿或謂為日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廣雅曰

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遙痛靈根之

夙隕怨具尔之多喪靈根祖祢也具爾兄弟曰戚戚兄弟莫

遠具爾等曰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悼堂構之

墮瘁懃城關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親彌

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始危也

多念戚貌瘁而歎歡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

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

而為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

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或宜

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声協韻說文曰廓空也信松

茂而栢悅嗟之焚而蕙歎山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

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

水同波而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

車覆後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

予手足啓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賦曰聊以娛情方術

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

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

形聲既亡故尋其響象曾靈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

光歿賦曰忽矚眇以響像

翹茂盛貌毛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

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

而意逝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親

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

遺存得十一於千百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

者謂通十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樂隕心其如忘哀緣

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託末契於後

生余將老而為客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

間忽如然後珥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珥節于北渚

遠行客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

在世之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原夫生死之

表也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

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

也古詩曰潛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

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感秋華於衰木

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死

生今反感本寒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圃乃在殷憂而不
去何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圃乃在彼豐
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遠去也法言
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殷深也
將願

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周易曰爾雅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言未迹喻老

德之累容動已治氣意六者縲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

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揚君城榮緒晉書曰岳

岳揚肇碑曰肇字秀初陽人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潘

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宦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

公表注曰揚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幾

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

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

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曄傳曰揚暨字肇晉荊州刺

史子潭字道源不幸短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

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子孰為好孝孔子曰

有類回者不幸短命也私難謂家難

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也毛詩曰朱

之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
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
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
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
不能復陵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暘以掩路也掩覆也轍

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凝涸輿年慕要解曰車跡曰軌

軻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塗艱屯其難進日晚晚而

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睇歸雲俯鏡泉流傳殷七激

賦曰鏡清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璞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

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

北征在河中央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

室傍眺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

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東武託為建燈啓

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

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麤散皆為楸望

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攷攷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

嗣墳壘壘而接壘栢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

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

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

根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承奉也楚

辭曰聞赤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國史記豫讓曰智伯以

士報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

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上帝

不孤必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閱其無人周易曰闕其戶闕

靜陳菱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新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

皆說文曰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霑巾周屋禮記曰庶堂下

子滋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

側身此望涕霑中泣胡天切劉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

達晨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於斯文穢方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首井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護字子咸奉車都尉任有韜世之量與余少

而歡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後漢

書曰姜肱與二弟仲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良友既沒

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其

妻又吾姨也曹弼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

姨曰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

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

者歸於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

所天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

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昔獻公使荀息侍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

雅與語子縣藐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

則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

也尚書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

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

命王粲等余遂擬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乘天難之匪忱。毛詩曰：天難匪忱。小子遭家

禍難不由誠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伶俜，孤也。切，勞也。怛，憂也。摧，折也。

貌偏孤，謂喪父也。古語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

又曰：勞心怛怛。又怛怛猶切切也。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謂寒泉

存也。蓼莪，謂父母也。伊，萬哀哀父母，生

子也。人曰：勞苦又曰：勞苦者，義匪我伊萬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音憊。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陸義音憊。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能閑居兮，曹子建應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

詔詩曰：長康未嘗。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

曰：女子有行，遠矣。于虞孔安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承

人之道，尚書曰：于虞孔安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承

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溼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父也。史記曰：若

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溼厚也。顧葛

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藟，葛藟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

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毛萇曰：木下曲曰藟。懼身輕而施

膠，纍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藟，力下曲曰藟。懼身輕而施

重兮，若履冰而臨谷。

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

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遵義方之明訓兮。

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遵義方之明訓兮。

憲女史之典戒，流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奉

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

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

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

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

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

帷，永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

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

言而心痠。

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

何遭命之奇薄兮，遘

天禍之未悔。

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

曰：遘，遇也。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

言天降禍于已未有後傷之心
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
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

以捐背
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玉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

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飲酒肉靜

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

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
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閉門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
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

幃栢子新論曰吾謂揚子曰君教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

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苦也江東

呼為蓋楚辭曰蒞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命阿

慕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幃幃丈九切

保而就列兮覽中策以舒悲
下堂必從傳母保阿就列就

其房列之位
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送而露衣
韓詩外傳

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

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遂以林浪字書曰

散走也愁煩究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
丁儀妻寡婦賦

波詳切也
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

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西類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曛雀羣飛而赴

輿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

楹兮雞登棲而歛翼
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

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戈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

為襟鑿垣而棲為柵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

以歎息
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思纏絲

以瞽亂兮心摧傷以愴惻
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思好

感又曰心悶瞽之也也王曜靈曄而端邁兮四節運而推

逸曰瞽亂也瞽莫遺切

移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

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頽延年曰春夏秋

冬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時遄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

也古曆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遄速也

落葉而墮枝毛萇詩傳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

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退幽悲於堂隅

兮進獨拜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嗟幽悲王粲耳傾想

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

曰時騶騶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

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小雅依依思戀之貌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

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龍輅儼其星駕兮

飛旒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輅於門側旒纒紛

有龍輅鄭玄注曰龍輅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輅喪車也音

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為志焉設旒

夏也然旒喪柩之旌也爾雅曰廣幅曰旒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駘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

通渠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曰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靡訴言晞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察語曰俯

無所告訴也晞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察語曰俯

晞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自仲秋而在

疾兮踰履霜以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疾履

人喪曰疾鄭玄毛詩箋曰在憂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

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

疾風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漣漣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

疾貌

也濂濂而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意惚恍以遷越兮神一夕

而九升老子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夕而九逝庶浸遠而哀降

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願假夢以通

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髮髯託嘉

公吟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楚辭曰去白日之

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氣憤薄而交紫撫素枕亡魂逝而

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泣血法然交憤而下永遠兮時歲忽其道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口永

道盡毛萇詩傳曰適容貌儻以頓頓兮左右懷其相勉

終也廣雅曰適忽也容貌儻以頓頓兮左右懷其相勉

鸚鵡曰儻儻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儻儻鄭玄曰儻儻貌

對左右而掩涕洞蕭賦曰榮臨普楹切感三良之殉秦兮

甘捐生而自引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

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

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

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

王祭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停史記曰楚

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

鄭玄曰腹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詩曰謂余

靈脩而殞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皇穹天也省

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

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上瞻兮遺象下

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

相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煒煒顧影

為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

領南望賈逵曰緬思魏也引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

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

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

閻闔漢迴西流夢良人兮來遊若閻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閻闔

天門有悅已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

脩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嬰兮悲

鳴長松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

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

涕泗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蹈共姜兮明誓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栢舟共姜

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

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

不許注共伯偁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願投骨於山

是報思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鬢彼

兩鬢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

已之死信無佗

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

江文通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

號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

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屬忘
篤學洵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

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
筆付璞自此以後財思稍減前後二集並

行於世卒贈禮泉侯謚憲子宋桂陽王舉
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

夫卒
光祿大

試望平原蔓草紫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

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人生到此天道

萬里歌曰萬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子姜女歌直念

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帝太后不

郎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曰書

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曰書

同文車華山為城紫淵為池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

同文車華山為城紫淵為池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

淵徑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

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三十七年伐

八駿之乘乃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車一曰晏駕是事之不

西觀日所入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

可知也常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

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故乃機今忽崩隕則

為晏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嘔流房陵

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薄暮心動昧日

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薄暮心動昧日

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別豔姬與美女喪金

輿及王乘之金與左氏傳曰昧且顯別豔姬與美女喪金

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沙宮鄭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頓步卒三千出居延

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子矢盡陵遂降

功廢而名辱拔劍擊柱漢書曰漢高已併天下尊為皇帝

弔影慙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情往上郡心留鴈

門漢書有上郡鴈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漢

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條帛書蘇武等在其澤

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

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若夫明妃去時仰天

太息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

文穎曰木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褒女也年

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

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

起白日西匿南雅曰白曰忽其西匿滿岳寡婦賦曰日杳杳

而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望君王子

何期終燕絕方異域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

人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

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翼先

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使宜轉下蕭

望之問狀下者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壹閉門却掃漢書曰趙

或罷歸田里張昭稱疾不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

交吳志曰張昭塞其門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

夫妻曰寡婦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易也賈逵國語注曰脫

略簡也揚雄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自叙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冥鷓鴣賦曰春西路而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邑安家事繁獄疊閱之始安

帝孫穆正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濁醪夕引

素琴晨張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秋日蕭

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賜

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穎

流於森晉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與馬於山板奄脩夜

之不賜張衡司徒呂公誄曰玄室冥冥備或有孤臣危涕

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

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匈奴

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此人但聞悲風泪起血下霑衿

記曰婁敬齊人也戍隴西

琴道雅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

但聞秋風鳴除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

每讀喪禮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廣雅曰茹食也又曰

泣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

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

王逸曰黃塵布地歌吹四起山陽公載記曰賈謝鳴鼓雷

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寒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猶火之滅

火滅而耀不照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春草暮兮秋風驚

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道琴

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

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宛其中

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負與崔元

別賦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

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

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

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言此

逾切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蕭

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

漫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

疑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貌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

曰穢齊楊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露軾帝誕詩曰肯酒

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瑟者於絃設柱然瑟有

柱以玉為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余陳玉柱之鳴

箏楚辭曰涕居人愁卧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

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見紅蘭之受露望

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層重也空息

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知離亭之躑躅意

別魂之飛揚馳說文曰躑躅任是也躑與躑同馳戰切躑故

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孔安國尚書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

軸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

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焞焞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

也魯連子門客謂陳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

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廣
為太子太傅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廣
吾聞知不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賜五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
都門外送車數十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
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大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
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
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琴羽張弓簫鼓陳燕趙歌等傷美
余與眾賢共送澗中
人琴羽張弓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
鼓鳴芳發擢歌古詩曰燕珠與玉弓豔暮秋羅與綺弓嬌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上春驚駑馬之仰赫聳淵魚之赤鱗傳曰昔伯牙鼓琴而
淵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造分手而銜
賦曰伯牙彈而駑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涕感寂漠而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闥乃

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也邊者奇材
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

少年慕其行朝國趙廁吳宮燕市
亦輒為報讐朝國趙廁吳宮燕市
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
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技劍至韓直入
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甚尊寵
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
子故言趙廁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
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
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
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
圖圖窮匕首見因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拔血相
以匕首堪秦王
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
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
曰拔拭也泣血已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荆軻遂
見恨賦拔拭武粉切
不發就車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命於一劍非買價

於泉壤之中也尉僚子吳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燕丹太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陞戟而見燕使鼓鍾

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

而陽色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

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

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

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或乃邊郡未和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負羽從軍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曰士負羽揚子雲羽

獵賦曰蒙楯負羽挾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在

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

其間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

夫人富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薰香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

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煜楚辭曰經堂入奧

朱盡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非兮襲人易通

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山震此正氣也司馬

彪注曰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露羅裙時而分別不

惡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趙氏之愛子至如一赴絕國詎

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視喬木兮故里

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見齊宣

臣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脩左右兮

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

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

叙悲方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

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

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涓毛詩曰居河之涓爾又

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同瓊珮之

晨照共金爐之夕香毛詩曰有女同車如舜華將翱將

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顏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幾漢書曰蕭育與朱博交長安語

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曰灵芝山海經曰姑瑤

實如兔系服者媚於人郭璞曰慙幽蘭之琴瑟晦高臺之

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春

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閨宮有恤毛美

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夏竦清方書不暮冬金疑

兮夜何長張儉席賦曰席為冬設單為夏施夏織錦曲兮

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鞫秦州被

蘇誓不更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儻有華陰上士服

食還山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後云不知所之術既

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音曰寂守丹竈而不顧鍊金

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妙郡瀾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

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

其志方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

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數日去桐於維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有焉岡鶴

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憇於此張僧鑒豫章記

曰洪井有為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鶴所經過處暫遊萬里少

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

生語神女曰昔與女即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

年矣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謝文曰下有芍藥之

詩佳人之詞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氣淫風

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

歌曰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桑中陳娥二國名也毛詩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

地箋去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

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

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

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女送歸

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子莊公

野子完立而州呼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送於春草碧

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至

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

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

心往初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賦曰百種千名有別

必然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亦互文也左氏傳衛錐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

太子禱曰無折骨錐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

子淵揚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金閨

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之諸彥開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官者署

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賦

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

賦

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行之術迂大而

閱辯與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

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

乎

文選卷第十六



